

@埃尔多安:中东强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肯定不会忘记2016年7月15日的那个晚上,土耳其军方的F-16等战机和直升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枪声和疑似战机的轰炸声清晰可闻。一个自称“国家和平委员会”的组织通过土耳其国家电视台发布声明说,政变军官已经控制土耳其政府,接管国家治理权。这突如其来的政变,虽然在不到一天内被挫败,却造成至少161人死亡、超过千人受伤。“如果没有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通报,埃尔多安很有可能就倒在了那场事变中。”钱报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学者王泽胜说。



修宪公投后的第一要务是讨论恢复死刑,可就此议题再次举行公投。



这场未遂军事政变让埃尔多安意识到了危机就在身边,而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他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截至2017年2月8日,土耳其政府已经在清洗行动中将超过12.5万人开除公职,包括警界、军队、教师、公职人员、媒体从业者等等。

他想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自己手上。埃尔多安一直推动着土耳其修宪,而在2017年4月16日,他多年的夙愿终于达成。土耳其通过公投决定将政体由议会制改成总统制,而且按照新的宪法,埃尔多安现在的总统任期将“归零”,下届总统选举定在2019年,总统可连任一次;照此计算,埃尔多安最长可执政到2029年。

“埃尔多安是一位优秀的领袖,也是一位有魄力的强人,而中东世界需要这样的强人。”钱报智库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问题学者王泽胜说。1994年,40岁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最大城市市长,他把一个拥挤喧嚣的伊斯坦布尔治理得整洁、干净,甚至一度解决了腐败问题。

也是这场2016年的政变,让埃尔多安在2017年逐渐迈出了远离欧盟和美国的步伐。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曾一度希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但是到了2017年,埃尔多安

开始发出强硬的表态,声称土耳其“并没那么需要”加入欧盟。

埃尔多安屡次要求美国引渡政变的幕后主谋居伦,美国都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此外,土耳其对美国军事援助被土方视为恐怖分子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表示强烈不满,这都让美土关系趋冷。2017年10月,美土双方开始互冻签证,双方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埃尔多安的梦想是重新恢复奥斯曼帝国当年的荣耀,重新在中东地区树立自己的话语权。为此埃尔多安的2017年常常在中东国家之间奔走。在卡塔尔陷入断交危机的时候,他出面斡旋。在叙利亚和谈过程中,他也再次积极奔走,与俄罗斯、伊朗一起倡议推动叙利亚阿斯塔纳和谈机制。

“埃尔多安想重振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时,土耳其反响会如此强烈。”王泽胜评价说。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土耳其召集了紧急峰会,称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无效”。尽管这一举措作为对美反制手段可能只具有象征意义,但通过召集这次紧急峰会,土耳其增强了在中东事务的影响力。

所以,埃尔多安的大国复苏之路,或许并不仅仅只是梦,而是刚刚开始。

专家点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问题学者王泽胜:土耳其崛起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中东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然而它们都是小国,从而都受制于大国,在中东世界里需要一个这样的强人出来。土耳其的未来在我看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土耳其有着非常良好的工业体系,有着很好的经济基础,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也很高,所以埃尔多安的强势改革对土耳其是有利的。他推进的改革是符合当地社会需求的。



你们民族当时所进行的战争就是我们民族如今正在进行的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名称和形式,但内容都是一样的。



@巴沙尔:去留由人

今年52岁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曾经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眼科医生。1988年的时候,他已成为一名称职的眼科医生。他在伦敦的眼科老师埃德蒙·舒伦博格回忆阿萨德说:“他安静,从不装腔作势,他在病床边对病人的态度无可挑剔。”

这样一名原本可以过着与世无争生活的叙利亚贵族的孩子,由于自己的长兄车祸身亡,而不得不接任了叙利亚接班人的地位,由此也走进了世界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

2000年,叙利亚议会将其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低到34岁,年轻的巴沙尔·哈菲兹·阿萨德由此顺利当选总统。

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是占少数人口比例的派别,却统治着占国民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达40多年,还是阿拉伯地区唯一成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政治家族。所以巴沙尔·阿萨德的总统之位坐得并不轻松。

从2011年初开始,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爆发冲突。这场动乱更是催生出了全世界公敌“伊斯兰国”组织,也催生出了影响欧洲各国的大规模难民潮。

叙利亚也成为了大国的角斗场,俄罗斯、美国、土耳其、伊朗争先恐后地在这里寻找彼此制衡的利益点。巴沙尔·阿萨德或许已经发现,他的去留早已不是自己甚至自己的族派可以决定的。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30日零时,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促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开始生效。2017年,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各国角斗已由内斗转为了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且初见成效。这一年,“伊斯兰国”逐步丧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控制“领土”。伊拉克军方在2017年12月9日宣布,政府军已解放所有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超过

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国防部12月7日说,叙利亚所有城镇、居民点都已经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上的逐渐瓦解,在叙利亚土地上的新一轮角斗开始了。

内战开始以来,再也没有外事出访的阿萨德在2017年11月神秘而短暂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官方资料显示,阿萨德与普京探讨叙利亚的和平之路。这一出访也显示了阿萨德政权一贯以来的对俄罗斯的倚重。

12月中旬,美俄战机在叙利亚上演惊险对峙,又传出了浓浓的火药味。普京一方面于12月11日宣布将撤出驻该国的俄罗斯部队,但一方面开始着手在俄驻叙利亚赫迈姆和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组建常驻部队。特朗普政府也表示,计划在叙利亚北部保留一支美军,并在这些地区建立独立于巴沙尔政府的崭新地区治理体系。

如今的阿萨德政权和普京都在尽快地推动叙利亚的和平重建工作,但巴沙尔的去留问题已成为叙利亚多轮和谈的中心。

当年那个安静的眼科医生究竟是否能如专家所说,在总统宝座上坚持到2021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专家点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东问题专家拱振喜:叙反对派坚持要求巴沙尔在政治过渡前下台的立场已不可能实现。而且现在看,巴沙尔掌权对维护叙稳定较有保证,叙利亚如果再生乱,“伊斯兰国”恐将卷土重来。我判断,巴沙尔很可能在2021年第三任总统届满时下台。